

028

八场现代剧

风雨源山

(取材于司马文森小说《风雨桐江》)



高甲剧团

— 81.8 —

PDG

时间 三十年代。

地点 闽南，刺桐地区。

人物 许三多 山腰东许厝农民，党员，后中共清源山游击支队长，二十八岁。

叶苦茶 党员，东许厝妇救会负责人，二十八岁。

老黄 石匠，中共刺州特支新任书记，五十岁。

许妈福 东许厝农民，游击队骨干，二十四、五岁。

依治 东许厝妇救会成员，二十岁。

林天成 中共刺州特支委员，侨居，三十五岁。

祖厝伯 东许厝农民，六十多岁。

阿玉 渔姑，地下交通员，十六岁。

许大姑 山腰西许厝双枪女惯匪，三十三岁。

许果 许大姑的亲信，后参加革命，四十岁。

吴启超 刺州保安军驻乡团少校特派员，四十多岁。

王桑财 桐江区乡团参谋长，五十岁。

陈仓 小学校长，判徒，四十岁。

王连长 保安军特务连长，三四十岁。

丁付官 吴启超的随从付官，二十多岁。

万金油 乡团小队长，四十多岁。

许全锁 银井匪徒，三十岁。

东西许厝村民，游击队员多人。

保安军、“飞虎队”喽罗、乡团丁、银井歹狗多人。

序 布

时 初夏。

地 清源渡口。

〔桐江似锦带，盘绕萦回。堤左老榕成荫，树下破败的渡头；堤右竖“嘉禾——荆州”路标。霪雨过后天霏，彼岸古城和东西二塔隐约可见。长桥横跨江右。〕

〔大帘启：林天成上。〕

林天成（唱）城中组织遭摧毁，
地黑天昏瞬息间。
市委发出转移令，
如见红日上东山！

〔阿玉撑船上，穿蒿上岸。〕

阿 玉 阿成。客车不是到了吗？市委派来的上级同志没到？
林天成 到了，在桑莲庵谈过话了！桥尾车北出现兰衣大队，很可能是在搜捕我！你快把渔船放到桑莲庵——

〔陈仓声：“林同志！”〕

林天成 陈仓！上级同志载到达渡口，会有人来接上山！（退下）
〔阿玉穿蒿上船，飞也似地驶下。〕

陈 仓 （携包袱追上）林同志！林……哎！（唱）

白色恐怖，满城腥风，

劫数未尽，惶惶惶惶！

狡兔尚需筑三穴，

人到绝处宜变通……

〔吴启超哈哈笑上，丁什官随上。陈仓欲避不及。〕

吴启超 老弟，久违了！（挽手）您在找哪位林同志？

陈 仓 （哽咽）武陵学社的朋友，到这渡口，没了……

吴启超 到这渡口没了！敢情是车站正在搜捕的林天成？

陈 仓 林天成！（吃惊地）不……他是漏网在网的共产党支委，我根本不识他！

吴启超 (示意)快帮助陈校长找々“林同志”!

丁付官 是!(急下)

陈 仓 少陪。我教书去了!(走)

吴启超 陈仓!你不是姦非关系败露,被撵出潭头侨校了吗?老弟,我在对您“三顾茅屋”,您却心不汉呀!

陈 仓 (神经质地)我不介入两党之争!我要脱离是非之地!

吴启超 着!扑灭共产党是城内的事,您一个侨乡教书秀才,管它什么政治!走,到我办事处沏茶!(硬拉陈仓下)

(许果闪出,找人。飞虎队喽啰上。)

(许大姑上,男发西装,长靴皮靴,佩孝。)

许大姑 (念)收得打家劫舍事,

车作宝岛商贾人。

许 果 怪!明明从这清源渡过来,怎么不见了!

许大姑 你没认错人?

许 果 没错!进土第的大番客女婿!这家眷走了几天刚回来!

许大姑 真了!在我去嘉禾市这几天里,你再入城探看々,若确是大“肥肉”,待我回来“买”上山,我要他拿金子兑重来换人!(搁下墨镜)还有,在家须防许大头。

许 果 放心!我送你上车。

一喽啰 大姑,许三多的人马下山!(一指)

许大姑 (习惯地手按双枪,松手)应该二许和好。让路!(下)

(许果等随下。)

(四名大刀队员徒手望枪奔上,许妈福上。)

队员甲 双枪土匪许大姑!

许妈福 执行任务!(挥手散开)

(林天成上堤。)

许妈福 阿成!

林天成 三多同志没下来？

许妈福 西许的许大头越界捣乱，三多兄带着队伍在村外对峙。

林天成 市委派来的同志你带上山；我还得再进城去传达战略转移的指示，组织有关同志转移出来才上山。

众 上级同志在哪？怎么称呼？

林天成 （朝江上指去）打石师傅老黄叔！

众 老黄叔！

（内歌。

（阿玉驾轻舟载老黄上，亲切相见。

（撞别。老黄跟妈福下，队员随下；天成上船，驰下。

（丁付官率乡团丁奔上，扑空。

血雨如倾洒利刃。

赤手空拳刀随指。

嘉禾来了一石匠，

扶立红旗上山岗。

收集全枪，擂动战鼓。

党的儿女要武装。

啊！

频频拔茅的青松巨人呀

坚强如钢！

（场帘落。

第 一 场

时 几天后。

地 山腰东许厝。

(许氏宗祠门前，台阶。一板小桥通山道，路旁龙眼树，米黄色蓓蕾。清原山群峰重叠，密林凝绿，野草苍郁，梯田数级。流水。风和日暖。

(场布启：叶苦茶招呼老人妇孺停歇。人们陆续上。

内 众 (唱)呵！

叶苦茶 (唱)伐木斫竹哎，

众 (唱)修葺旧门庭；

叶苦茶 (唱)整理茶园哎，

众 (唱)生活不愁穷；

叶苦茶 (唱)垦荒耕作哎，

众 (唱)收成好养兵。

叶苦茶 (唱)来了老黄来了革命，

众 (唱)清原人要换好光景！

(林治声：“呵！大力队下山了！”奔上。

众 (欢呼)大力队下山了！

椒 治 苦茶姐！三多兄他们回来了！

众 (你一言我一语地)茶园整好了？成窑修好了？

椒 治 好了！好了！不但修整好了，还采摘了三、四担茶心！

祖厝伯 立头功！大力队首战立头功！

椒 治 听我说！不但多收了茶心，三多兄还活捉……(喝茶水)

叶苦茶 (急问)活捉什么？

椒 治 报告苦茶姐！你小叔活捉一隻金钱豹！

众 (惊讶)金钱豹！

祖厝伯 (翘起大拇指)大功劳！比打强盗功劳还要大！这隻畜生……总而言之，许三多给咱东许厝立了大功劳！

(“一二”乐。

(男女大力队员上，许三多上。群众送茶水。

祖厝伯 大开祠堂门，朱笔题簿，许三多总捉金线豹！

许三多 朱笔且搁下，等报了族仇雪了族恨，该谁有功谁题簿！
(许妈福跑上。

许妈福 报告大刀队长三多兄同志！队伍已经解散，茶心已经送交农协会；金线豹在小土楼听候处理！

祖厝伯 我也报告三多侄子同志！许大姑差遣许果过来要说话！

许三多 (怒眉一竖) 许大姑回来了！阿嫂，老黄叔在哪儿？

叶苦茶 在小土楼修理枪支。

依 治 我去！我去叫老黄叔！(一路跑下)

众 走，到小土楼看金线豹！(交口谈下)

祖厝伯 (觉难) 三多，许果连早就过来了，是不是……

许三多 妈福，你去听看说什么，等老黄叔来了会报。

祖厝伯 总而言之……(带许妈福下)

许三多 枪修理得怎么样了？着，找老黄叔！(欲走)

叶苦茶 不是依治去叫了吗？坐下。(从发髻上粘起针线，依斗同坐) 肩胛破了，我缝几针。

许三多 让金线豹咬破的。小事，早缝晚缝一样，不急。

叶苦茶 该缝的早晚总得缝，晚缝不如早缝。

许三多 该缝的时节，我自然会——

叶苦茶 会自己缝？啥时节不是我在穿针引线！你自己的事总说是小事，倒象都是我在替自己着急！

许三多 要缝也得看时节，过阵我有公事！阿嫂——

叶苦茶 我没名字？

许三多 怎么没有！

叶苦茶 为啥不叫名字？

许三多 还没到时节。

叶苦茶 到底得啥时节才改叫？

许三多 为兄报仇才改叫！
叶苦茶 都等过七年了，还是这句话！（缝好）老黄叔说过的话，你没听入耳朵！

许三多 这些天老黄叔说过许多话，我句句都记在心里！哪有什么话没听入耳朵！

叶苦茶 （咬咬牙）你是没心肠还是故意气人？

许三多 气人？对对对！我无心肠，你别生气！你独当一面，妇救工作搞得很出色！你确实很有才干！

叶苦茶 （如坠五里云外）又是白问了！

许三多 （忽地一叫）苦茶——同志！（心旷神怡地，唱）

别离上山才几天，

你的变化真明显，

好上加好更加好，

好得不知该怎样！

在山上我想过许多事，

思潮起伏心里甜，

其中色括想着你……

叶苦茶 （紧张地）想到我！

许三多 （唱）想到更累还不入眠！

叶苦茶 （喜，害羞）唔……

许三多 （唱）原以为妇救工作担头重，

阿嫂你未必能得挑上肩。

才次听了旅岩说，

你确实做出了贡献！

出门见，入门见，

忽然觉得这席话，

谈来象是初见面！

叶苦茶 看你！说来惭愧，咱俩是陈鸿书记培养出来的头两个党员，出门见山，入门见山，却将这座宝山看做大阴山！（唱）

匪霸浩劫年复年，
抗兵拒粮苦无边，
山荒田塌人丁减，
孤儿孀妇泪连连。

许三多 （唱）几天前我还在长吁短叹，
却不慎带群众开发宝山。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
心火一点点燃光焰冲霄汉！

叶苦茶 （唱）

建立革命根据地，
党来唤醒清源山！

许三多 （纵目观山，越发振奋）你来看！（唱）

清源山高峻非凡，
刺州城势如弹丸！

叶苦茶 （唱）仰观山林密，

许三多 （唱）俯瞰好用川。

叶苦茶 （唱）山中财富无穷尽，

许三多 （唱）万载千秋用不完！

（老黄抓两支步枪，与叔治早已上场。）

老 黄 对！万载千秋用不完！

许三多 （同时奔过去）老黄叔！

叶苦茶

老 黄 （唱）刺州侨乡富甲全省，

枢纽要道南北必经，

傍山滨海战略要地，
桐江人民最是革命！

许三多 （万分激动）老黄叔！（唱）

迎水无疏酿大洪，
逼人无路上山岗。
依据此山闹革命，
倍添气力胆更壮。
但听党号令，
许三多直前勇往！

叶苦茶 （提醒的）三多！

许三多 唔！老黄叔，我会跟大刀队上山的工作——

老 黄 椒治都讲了。任务完成得很好！

许三多 这些汉阳造能修配几支吗？

老 黄 能，零件揍一揍，大多可用！椒治，妇救会工作，这几天你承担起来，你苦茶姐另有任务。（对苦茶）那几担茶心突击制作，可能要派用场。

叶苦茶 好。通知姐妹们快来茶坊。（挽椒治同下）

老 黄 坐。三多，你们俩的谈话我听见了。

许三多 哈，我阿嫂常拿无鼻针啥我穿线！

老 黄 大概穿不过去？我帮你穿，等下来穿！你心里很高兴？

许三多 是很高兴呀！我长这么大，找共两次大欢喜！（唱）

头一次，大欢喜，
党派来陈鹤书记，
才知道穷人也有翻身好日子，
只是听到看不到，画饼充饥。
这一次来了你老黄叔同志，
闹革命求解放才真真开始

建设清源开发财源；

屯兵积粮足食丰衣。

革命之日要教完云湧风起！

老 黄 这说的是经济措施。根据闽西的斗争经验，建立革命根据地，要有三个条件。

许三多 哪三个条件？

老 黄 在一个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委领导下，第一，革命工农和工农武装，第二粮食，创造军需民用的生活条件，第三是有利的地理环境。

许三多 有利的地理环境？

老 黄 我来问你，你以前心目中的敌人是谁？

许三多 打虚弱穷的大仇人，土匪头许天雄！我有杀兄之仇，与他
不共戴天；村有天族之恨，与他誓不两立！现当分地死了，
敌人当然是他的土匪女儿许大姑！

老 黄 你就是继承你阿兄当的族中头人？

许三多 是的。我林的头一项大事，就是向南洋堂亲募捐买枪支。
可是，匪首听了许大姑的话，变了花招，要招我入伙！
十年来我用的就是这些兵器及官兵，反得利州城里都传说，
许三多双臂臂如东西塔，力大能搬长桥的大石板！哈哈。

老 黄 三多同志，你有家仇族恨，理所当然会把许天雄看做大敌人。但是，现阶段党要我们以清源山为据点，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那么，现在斗争的目标在那里？乡团司令王青龙和宗族仇人许大姑，
哪个是主要敌人？咱们应该打哪个？

许三多 （略思）两个都打！开拳打倒王青龙，飞腿踢翻许大姑！

老 黄 就是一个打两个？

许三多 我打过虚弱穷；反过贼官兵，是个活脱全族弱的清源人！

老 黄 力大能掀大桥板。三多，就当桥板有万斤重吧，你的力气应该也有万斤。万斤力分到两隻手，一手只有五千斤，能两只手同时掀掉两条桥板吗？总要且放一条，集两手之力才能掀掉一条一条的石板吧？

许三多 （一震）且放一条，集两手之力才能掀……

老 黄 《三国演义》，听说你很爱看？

许三多 （点头）打仗需要学兵法。

老 黄 咱搞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有兵法，以后来学。《三国》这本古书有个道理，讲了三足鼎立。（唱）

魏蜀吴，东汉三侯王，

你吞我拼相争抗。

谁都知对方两个是不共戴天的宿敌，

谁都想消灭势不两立的两个敌对方。

其时魏最强位居正统，

弱房的西蜀战必先亡。

孔明面对“现阶段”，

北抗曹魏联江东。

拉孙权抗曹是为求存，

得生存才能发展自壮。

许三多 （想）拉孙权抗曹，三足鼎立！你是说联合一个打一个？

老 黄 不叫联合，叫争取次要的反动势力，集全力反对主要的敌人！三多同志。（唱）

回首前生今事同，

且将族仇脑后放，

认准乡团保安军，

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

许三多 （激动）争取许大姑，反对乡团保安军！让我想想……

〔许妈福气呼呼上。〕

老 黄 怎么，许果来讲什么？

许妈福 两项事：一，送来两罇酒，向咱说谢。

老 黄 说什么谢？

许妈福 那天王青龙的狗子王泰财追捕飞虎队的两个匪徒，匪徒逃上咱东圩，咱的大刀队员救了他们的狗命。

老 黄 受恩报恩。两罇酒收下没有？

许妈福 收？哼！三多兄说，要是十年前，杀都要杀王救。

老 黄 第二项什么事？

许妈福 合圩。又一次提出东许西许合成山腰圩！哼，他硬的打不垮东许敢用软的来，还是强房吃弱房！

老 黄 唔，许果回去了没有？

许妈福 不肯走。他说，只怕山腰二许大祸临头。

老 黄 说下去！

许妈福 许天雄才死过卅九日，他手下有两员大将，大头目就是许大姑，二头目是收作义子的银井反狗许大头。许大头要拉匪首投毒保安军，自己好下山当官；许大姑不肯，主张山腰二许重修旧好挽官军。许果说，如果圩不合，礼物不肯——

许三多 （猛一叫）收！圩合礼物收！

许妈福 （呆住）什么什么！

许三多 老黄叔！今天我又登上一座大山了！（唱）

报兄仇，日思头一柱，

雪族恨，夜息不曾忘，

也知道革命还有大道理，

这头脑急须加紧来武装！

（对妈福）还站着发愣？照办！

(许妈福憋着气走，与急上场的板治撞了个满怀。

板 治 (结结巴巴地) 三多兄怎么说？我们妇联会认为，至少，
报恩酒……要收！

许妈福 圩台礼物收！(快下)。

板 治 圩台礼物收！(喜，要走)

老 黄 板治，来。那天你唱的那支山歌，什么……

板 治 哪支山歌？

老 黄 就是什么“苦茶组上山採茶叶。”你再唱唱！

板 治 嘻！(吐舌头，指着三多，板着嘴笑)

老 黄 别怕！唱，大胆唱！(跟着哼了起来)

板 治 (唱) 苦茶组上山採茶叶，

三多兄下山入炭窑，

二人相见都不相叫，

一人呼鸡一个喊老鸹——斗！

许三多 (发声嚎笑) 哈哈！

老 黄 这支山歌，说明群众很知道你们俩的情意！一个有情，
一个有意？喂，我说该结婚了吧？

许三多 我从未没想到结婚两个字！我想的是报仇雪恨……

老 黄 许天雄不是死了吗？苦茶等过七年了，廿第二十八岁了！
三多同志，由于前期党的工作重心不在农村，你的宗族
观念得不到改造，表现在这婚姻问题上，你们俩就象一
个庙里的尼姑和尚，过个未能成眷属！

许三多 (擦脑壳，摇头) 唔！那隻金錢豹，是不是……

老 黄 正经点！起先我有个打算，想让你俩近日结婚。

许三多 近日结婚？

(板治一喜，忙不迭跑下。

老 黄 听说下去。想借你们办喜事，遮掩青龙镇耳目，老林第

城里的同志转移上来开个会。照市委指示，整顿健全各个组织，部署武装斗争的——

许三多 嗯！武器问题要解决！光有大刀、后螺枪，怎么能跟乡团保安军斗！

老 黄 对！后来又一想，还是先把武装拉起来——那些双阳造壳缺子弹！

许三多 向地方买！我们以前都到山后九都买子弹！

老 黄 九都是苦茶的娘家，是新编独立旅陈国辉的老巢！

许三多 老黄叔，实叻堂亲捐助修祠堂的银款，钱不多，没能破土动工，要买几箱子弹，还是够用的！

老 黄 (略想) 这样，鼎立的事你已开始行动了，等合了圩看看再施。现在，你可以用送苦茶探亲这关系，过山去买它几箱子弹，以后咱发展茶业还候款！

许三多 好！什么时节走？

老 黄 下午就分手，我到各个县走走，三至五天，各路汇合来开会！来，给你定个约法三章：(唱)

苦茶髻上带了十年丧孝，

听说是你不让脱下？

许三多 (唱) 夫大仇一日不报，

遗孀下岁带孝披麻。

老 黄 (唱) 此去务须新妆巧扮，

象“新娘要回娘家。

许三多 (唱) 四色“面前”照古礼数，

还得买桃花簪头插。

老 黄 (唱) 以上两序意见一致；

许三多 (唱) 举手拥护百分一百！

老 黄 那好。(唱)

从今起不叫阿嫂，

改习惯以名称呼她！

许三多 这也算一条？

老 黄 你不是同意送新娘子回娘家吗？还叫阿嫂怎么解释？

许三多 那是革命需要！阿嫂还是阿嫂！

老 黄 你不是要加紧武装头脑吗？（唱）

这座大山早点爬，

自将银双鹊桥架！

许三多 （牵难地）难爬了！

〔场幕落。〕

第 二 场

时 当天夜初。

地 岭上远树高。

〔庙堂院内，耳间有一无砌平台。断瓦残垣，杂草丛生。门前几级石阶，墙边一棵古柏。圆月穿云絮，空绕如烟。〕

〔场布启：“苦茶，快跟上来！”许三多上。〕

许三多 （肩挑木簪格兰，停歇）月亮不都出来了。（唱）

山巅夜初稀客站，

惊动树间众棲禽。

此行重任肩上负，

何怕山隘丛林深。

〔叶苦茶上，吹粉一簪，带夜色花布伞。〕

叶苦茶 （唱）回娘家满怀欢欣，

心慌腿快步沉

哎哟！（坐地屏膝盖）

许三多 看你，三个钱买不到两步！日头落山了，再不快点走，半夜才到陈三渠投宿，象话吗？

叶苦茶 这还使由不是也可以宿夜吗？

许三多 破庙渺无人烟，骹骹蹦蹦的怎么过夜！

叶苦茶 反官军那时节，你不是也住过这骹骹破庙吗？

许三多 那是迫不得已！哎，荒山野岭，野兽多得很！

叶苦茶 你不是在这抓看金钱豹的吗？有你作伴，不怕！

许三多 （语塞）糟糕！一男一女，在这过夜，象话吗！

叶苦茶 三多，听说过尊陈运使，是为他小弟陈三的婚事，被迫在这嶮头吞金自杀的。后来……（爬起，美滋滋地）后来，凡是有情男女躲到这运使庙，野兽都不敢来伤害！

许三多 走！到了陈三渠，你爱听，我讲它一夜！

叶苦茶 （又坐下）走不动了。

许三多 什么毛病？

叶苦茶 腰酸么。

许三多 我扶着你走！

叶苦茶 腿痛。

许三多 我，难道还要我背你爬么！

叶苦茶 二爷反官军你身负重伤，我不灵也背过你吗？

许三多 你是存心不到来戒凉过夜！好，你不走我走！

叶苦茶 别嚇唬人，不信！

许三多 旋到旋到！（晃悠兰，要走，

叶苦茶 （急，抓裤，摔围巾）你走！你走！……（呜咽）

内 众 （唱）糊塗了！

许三多 （唱）我这里力赶路程舌械唇焦，（和唱）